



史铁生全集

序跋·杂记

新的角度与心的角度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的角度与心的角度 / 史铁生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5. 12

(史铁生全集 序跋·杂记)

ISBN 978-7-200-11767-7

I. ①新… II. ①史… III. ①序跋—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856 号

策 划 曲 仲 隋丽君  
责任编辑 章德宁 隋丽君  
肖像摄影 曾 璜  
装帧设计 王 斐  
责任印制 吴凤兰

史铁生全集 序跋·杂记

新的角度与心的角度

XINDE JIAODU YU XINDE JIAODU

史铁生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282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1767-7

定价: 57.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史铁生全集》总目

长篇小说 《务虚笔记》

长篇小说 《我的丁一之旅》

中篇小说 《命若琴弦》

短篇小说·小小说 《第一人称》

散文·随笔 《我与地坛》

长篇散文与随笔 《记忆与印象》

剧本·诗歌 《最后的练习》

序跋·杂记 《新的角度与心的角度》

书信 《信与问》

合作·改写 《多梦时节》

访谈 《扶轮问路》

未竟稿·涂鸦·手迹 《昼信基督夜信佛》





史铁生（1951年1月—2010年12月），男，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等，散文集《我与地坛》等，以及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出版。1998年肾衰竭致尿毒症，终至透析。之后，有随笔集《病隙碎笔》等，散文集《记忆与印象》等，以及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出版。2010年出版随笔集《扶轮问路》和剧本影评集《妄想电影》。2012年出版未竟集《昼信基督夜信佛》。

# 目录

- 001 序跋与发言
- 003 推荐与贺辞
- 006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 011 《瀚海》序
- 013 读洪峰小说有感
- 024 《姚平诗集》序
- 027 《何立伟漫画集》跋
- 029 《周忠陵小说集》序
- 031 《韩春旭散文集》序
- 034 短评三篇
- 042 新的角度与心的角度
- 048 《焰火》序
- 050 为潘萌书序
- 052 湘月的写作
- 054 季节的律令
- 056 《游戏人生》序
- 059 《陕北知青影集》序
- 061 《刘咏阁画集》序

063	《故土的老房子》序
065	《咀嚼人生》序
067	为刘树纲剧作集出版而写
068	沉默的述说
070	《猜想安东尼奥尼》序
072	为姚平文集写几句话
073	旧语献给王耀平的大作《罗山条约》
074	《史铁生作品集》后记
076	《信与问》作者说明
077	获“庄重文文学奖”书面发言
079	在北京友谊医院“友谊之友”座谈会上的发言
087	在“性与爱”心理座谈会上的发言
092	“透析”经验谈
095	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答谢辞
097	与复旦大学学生座谈备要
103	北大备讲
107	在残疾人作家联谊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109	杭州发言备忘
114	获2007年度北京文学节“突出贡献奖”感言
116	给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大会的贺辞
118	汶川地震时给《小说选刊》
119	“中国现代文学学院奖”获奖发言

121 杂记

123 史铁生小传(1990)

125 史铁生小传(2004)

126 童养夫妻

128 一个人和一头牛

130 她是一片绿叶

149 印象与理解

169 郭路生印象

170 关于王子骥(外一篇)

172 推荐刘梦星

174 归去来

182 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

186 悼路遥

189 告别郦英

191 悼少诚

195 工作汇报(2007)

196 工作汇报(2008)

199 碎片集

239	<b>读书卡片</b>
313	<b>页边笔记</b>
315	读《基督教导论》
330	读《理智设计论》
336	读《尼采》
345	读《精神的宇宙》
357	<b>编后记</b>

## 序跋与发言



## 推荐与贺辞

应《北京青年报》等单位发起的“世纪留言”活动之约所写  
一切都可以过时，惟诚实还要提倡。

1999年12月

为皮皮《儿歌》一句话序<sup>①</sup>

我闻见春天湿土地的味道，也许该去看看，是谁还在那棵大树底下跳皮筋儿？

2002年11月12日

应王勇<sup>②</sup>邀，为其发行《不会飞的小燕鸥》一书，试写一句话

我不由得想：重新回归了天空的小燕鸥，是否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子？降落——正如书中所说——是命运对飞翔最善意的安排。

2003年1月12日

---

① 应皮皮之邀（“只要一句话”），为其作品集《儿歌》所写。皮皮，原名冯丽，作家，现居沈阳。——编者注

② 王勇：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编者注

### 为《百年之后》题<sup>①</sup>

我常这样想。比我晚来几年的诗人大概也这样想。想必，比我们早来的许多人也都这样想过。这样想过，死就不再可怕——“时间宽恕了我们”。

但有个问题：是谁最先这样想的，以及谁又是最后这样想的人？既然命运一再地重复，那么“一切都有了结果”吗？比如说百年之后之后？

其实，我们难免都是由百年之后之后出发。或者说百年之后之后，“干净的云彩下面走动着的”“新人”，一样也都是自称为我们。是不是说：时间也在不断地寄望于我们？

2003年11月7日

### 给孙立谦<sup>②</sup>所出《习惯的力量》一书之封底写一句话

这书中说，“我们每天高达百分之九十的行为是出于习惯”。那就是说，倘若我们能看清并且改掉坏习惯，看清并且坚持好习惯，我们至少就能在人生路上得九十分。关键在于看清自己。关键在于经常地“自我评估”。譬如一句西班牙谚语：自知之明是自我改善的开始。譬如一句中国人都知道的话：吾日三省吾身。

2004年

### 为张悉妮<sup>③</sup>的《假如我是海伦》一书所写

聋哑人的写作一定是最艰难的，因为语言的艺术最是要依赖

---

① 应《诗刊》副主编李小雨之邀，为其《好诗共享》栏目的专题《百年之后》而写。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注

② 孙立谦；史铁生好友孙立哲的弟弟。——编者注

③ 张悉妮；朋友介绍的聋哑人作者。——编者注

听和说。但也正因为如此，她更能够听见内心深处的声音，说出被喧嚣的白昼所忽视的话语。

2005年7月3日

为王克明《听见古代》<sup>①</sup>一书所写推荐语

几百年黄土地上动人的声音，靠一个北京知青，找回了被埋没的形体。

2006年

应约贺南方报业集团十年大庆

精诚维信，善思求恒。

2008年5月

为瞿小松<sup>②</sup>之书《音乐闲话》《无门之门》《小事》写一句话  
在这个喧嚣日益的时代，瞿小松日益走向清静。

音乐岂止黄钟大吕，更是在门户林立的辉煌之外，无门之门中辽阔的寂静。

门户林立，一位作曲家走进无门之门；喧嚣日益，一个弄声者谛听无边的寂静。

2009年

---

① 王克明：曾在陕北插队，现居北京。《听见古代》为其研究陕北方言俗语的著作。——编者注

② 瞿小松：作曲家。——编者注

#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sup>①</sup>代后记

从小我就熟读了贺敬之的一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谁想到，我现在要想回延安，真是只有靠做梦了。不过，我没有在梦中搂定过宝塔山，“清平湾”属延安地区，但离延安城还有一百多里地。我总是梦见那开阔的天空，黄褐色的高原，血红色的落日里飘着悠长的吆牛声。有一个梦，我做了好几次：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变成了一头牛……我知道，假如我的腿没有瘫痪，我也不会永远留在“清平湾”；假如我的腿现在好了，我也不会永远回到“清平湾”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矛盾解释得圆满。说是写作者惯有的虚伪吧？但我想念那儿，是真的。而且我发现，很多曾经插过队的人，也都是真心地想念他们的“清平湾”。

有位读者问我，为什么我十年之后才想起写那段生活？而且至今记得那么清楚，是不是当时就记录下了许多素材，预备日后写小说？不是。其实，我当时去过一次北京动物园，想跟饲养野牛的人说说，能不能想个办法来改良我们村里耕牛的品种。我的胆量到此为止。我那时没想过要当作者。我们那时的插队，和后来的插队还不一样；后来的插队都更像是去体验生活，而我们那

---

<sup>①</sup>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作者的第一本小说集。——编者注

时真是感到要在农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码开始的两年是这样。现在想来，这倒使后来的写作得益匪浅。我相信，体验生活和生活体验是两回事。抱着写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许多感想而要写点什么，两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远。从心中流出来的东西可能更好些。

因病回京后，我才第一次做了写小说的梦。插过队的人想写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写插队，我也没有等到十年后。我试了好几次，想写一个插队的故事。那时对写小说的理解就是这样：写一个悬念迭起、感人泪下的故事。我编排了很久，设计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诸葛亮式的人物、张飞式的人物。结果均归失败。插过队的人看了，怀疑我是否插过队；没插过队的人看了，只是从我应该有点事做这一方面来鼓励我，却丝毫不被我的“作品”所感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此效果，感觉跟上吊差不多。幸亏我会找辙，我认为我虽有插队生活，但不走运——我的插队生活偏偏不是那种适合于写作的插队生活。世界上的生活似乎分两种，一种是只能够过一过的生活，另一种才能写。写成小说的希望一时渺茫。可是，那些艰苦而欢乐的插队生活却总是萦绕在我心中，和没有插过队的朋友说一说，觉得骄傲、兴奋；和插过队的朋友一起回忆回忆，感到亲切、快慰。我发现，倒是每每说起那些散碎的往事，所有人都听得入神、感动；说的人不愿意闭嘴，听的人不愿意离去。说到最后，大家都默然，分明都在沉思，虽然并不见得能得出多么高明的结论。每当这时，我就觉得眼前有一幅雄浑的画面在动，心中有一支哀壮的旋律在流。再看自己那些曲折奇异的编排，都近于嚼舌了。这种情况重复了也许有上百次，就过了十年。我才想到，十年磨灭不了的记忆，如果写下来，读者或许也不会很快淡忘。十年磨灭不了的记忆，我想其中总会有些值得和读者一块儿来品味、来深思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写，随想随写，随写随想，仿佛又见到了黄土高原，又见